

我做梦也没想到,70开外的婆婆居然也“潮”了一把,学会了网上购物!

“网购”有很多好处:省时、省力、省钱、省事。因此,家中的绝大多数用品,我都实行“网购”。尤其是服装,网上小店的时款款式新颖,价格便宜,质地优良,购买方便,每年换季时节,我都会从网上给人买些新衣服。现实生活中可以货比三家,网上也可以做到。每每我在网上挑选衣物时,71岁的婆婆就会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聚精会神地看我点击鼠标,选择合适的物品,然后看我如何砍价,如何填表,如何付款。每当我“搞定”一件物品时,婆婆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就——买完了?它们给你邮吗?”每每当“网购”的物品寄到家里时,婆婆总是好奇地凑过来:“我看着,和网上的一样不?”确信无疑后,她才心悦诚服地说:“看来,网购真是便利啊!”

从此以后,婆婆也对“网购”产生了好感,一有空闲就缠着我,让我教她相关知识。我手把手地教婆婆如何上网,如何使用鼠标,如何在网上挑选衣物,又如何通过QQ跟店主砍价。婆婆到底是当了30多年的单位领导,一教就会,一学就懂,很快,她就能自己

城市空间

人到老年学“网购”

刘 错



独立上网操作了,而且还能够娴熟地跟对方砍价了。这一“娴熟”不要紧,婆婆一下子迷上了“网购”,家里再缺东少西的,婆婆一律在网上买。

说,时代前进了,咱老年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前不久,婆婆想买一条绒围巾。本来我想去街里的专卖店给她买的,可婆婆非要“网购”不可。她亲自上网,在网上服装店中整整浏览了一上午,才选中一款。为了安全起见,婆婆还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QQ里跟店主砍价,商谈相关质量、号码问题。我在一旁劝婆婆:一条围巾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婆婆好像担心QQ那边的店主听见似的,小声跟我说:“嘘——不是为了省几个钱儿,主要是想锻炼一下我的砍价功夫!”呵呵,瞧瞧婆婆这点“伎俩”!

现在,婆婆已经能够应付自如地在网上购物了。她还把这招教给了周围的老姐妹们。小区内,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成为“白发网购一族”。一些老年人闲暇时,还经常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网购”的心得。婆婆依然是她们的“导师”,总是有根有蒂地讲出几则“网购经”来,听得老人们频频点头。这不,前几天,婆婆还给公公“网购”了一件咖啡色的毛衫作为生日礼物呢!

本版插图 涛涛

从小在河边长大的老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游泳本领。对水的喜好和对游泳的热爱,可以用一个市级游泳冠军和一排游泳兄弟来证明。大学毕业结婚后,她几乎每周都要去游泳,而且还以安全为由,一遍遍地要求我陪她去。

遗憾的是我这个山里长大的旱鸭子,对水的印象除了“洪水无情”,就是“水淹庐人”,想要从“谈水色变”转变到“与水为伴”,还真有点措手不及。但为了满足老婆对水的无限渴望,我每次总拿出各种理由搪塞她,让她找昔日的泳队姐妹去。

就这样,老婆和她的姐妹们舒舒服服地从冬天游到了春天,又从春天游向了夏天。然而风云总有突变之时,随着俩姐妹的先后远嫁,老婆要我陪她去游泳的历史诉求,又一次摆上了案端。尤其是这愈演愈烈的炎热,更让老婆的蛮横要求显得理直气壮。

为了让我陪她去游泳,老婆终于使出了浑身解数,誓要攻陷我的思想堡垒。一开始还是在哥们面前花痴我“可懂得节俭,连游个泳都不舍得去”,后来又在我父母面前鄙视我“连个游泳都不会,掉水里还得我捞”。再后来居然拿我的体重说事:“天天不游泳,

万家灯火

老婆要游泳

葛晓亮

都胖成啥了!”

旁敲侧击不见成效,老婆又调转马头,对我实行软磨硬泡,威逼利诱。今天说要罢工歇业不做饭也不洗碗了,明天却又莫名其妙地给我按摩捶背。这一周说不上让上床且不给我零花钱了,下一周又到商场给我买名牌衬衫。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陪我去游泳。”

在这样冰火两重天里苟延残喘,我面临的一天更比一天长,一关更比一关险。还好天无绝人之路,买新房让我们俩的生活从怡然自得的小康之家,瞬间变成了紧紧巴巴的三品房奴。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我以家庭经济为武器,经过连续几轮的磋商交涉,最终成功阻断了老婆乱花钱的习惯,彻底断掉了她要花钱游泳的奢侈念头。

一想到不知何时才能重返诱人的泳池,可怜的老婆就会委屈地流出几滴泪来。为了抚慰她内心的小伤疤,我只好提醒她洗澡时多泡泡,多冲冲,可这丝毫不能满足一个游泳健将对泳池的渴望。偶尔看到电视里的游泳锦标赛,老婆就会兴致大发地翻出昔日的泳衣,戴上泳帽,在卧室的空气中做出各种划水的动作,以表安慰。

转眼结婚一周年纪念,为了给老婆一个惊喜,我偷偷的带上了她的泳衣泳帽,计划周密地陪她逛街逛到了游泳馆。当看到我提着包取出一件熟悉的泳衣后,老婆一蹦三尺高,心中一下点燃了昨日的激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我钻进了游泳馆。然而,当我苦苦在泳池边守候了半个小时后,老婆才哭丧着脸从更衣室里挪步而来。正当我要兴师问罪之时,却发现她曾经撩人的小蛮腰,如今居然变成了大肚腩……

“老公,咱们最近手头紧,以后就不游泳了吧!”

世相百态

慎说“亲爱的”



看了一期综艺节目,说的是一位岳母为了测试准女婿对女儿是否忠诚,在网上以年轻美女的身份申请了一个QQ号和女婿聊了起来,并且约定见面。

这本是一场测试,没想到准女婿真的赴约,当他在约会地点看到自己

的女友和岳母时,彻底蒙了,明白后急着向女友解释,女友却撒手离去,之后就再也不肯露面,电话也不接,一桩婚事于是危在旦夕。

现场,小伙子经过无数次的解释,岳母终于原谅他的此次失足,且勉强相信他这是第一次见女朋友,但需要

花季雨季

外甥的女朋友

邓 红

外甥彬彬是80年代初出生的那批独生子女,如今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彬彬小的时候,我曾带过他一段时间。彬彬小时候长得很漂亮,很讨人喜欢,可不知为什么学习却不怎么好,特别是上了中学之后。大姐只好让他去当兵。彬彬临走的时候到单位来找我,我自然跟他说了一些遵守纪律好好干别让人操心之类的法律好好一答应。之后,他从皮夹里取出一张照片让我看,我接过来,是一个女孩子的照片。我疑惑地问他:“女朋友?”

他点点头说是中学的同学。我说:“你也是个孩子啊,怪不得你学习总也上不去,原来早恋呀!”

时间如梭,转眼彬彬复员回来,大姐托人帮他安排了工作。再见到彬彬时,他已长成大小伙子了。彬彬跟我很亲,滔滔不绝地和我说着部队上的事情,我想

起了他临走时让我看的女孩子的照片,就问他和他女朋友的事怎么样了,没想到彬彬一脸茫然地问我:“红姨,你说的是哪一个啊?”我晕:“难道你还好几个呀?”彬彬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对我说:“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特能聊到一块儿,广西的,我准备去找她,可我妈死活不让我去,你帮我说说呗!”

可我这边还没想好是该帮彬彬劝说大姐不要干涉孩子的事情,还是帮大姐劝说彬彬网恋不可靠,彬彬已经带着不知是第几任的女朋友来让我过目了。彬彬的行为让我目瞪口呆,我想自己真的是老了,我这个60后真是跟不上80后的步伐了!

那天正上班,大姐来找我,没说两句话,她就哭开了:“彬彬真是不让人省心,多好的女孩子啊,又文静又懂事对彬彬又好,和你姐夫都喜欢,可彬彬就是

人在途中

婆婆的拿手菜

盛银妹



可是,婆婆看我们为了几个龙虾就不回家吃饭,意见可大了,说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吃的,哪有她做的菜干净、营养。还说是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的。我一直觉得自己和婆婆还蛮有缘分的,比如她的拿手菜:红烧肉、糖醋仔排、麻婆豆腐等,都是我打小就很爱吃的。所以,每到周末,婆婆打电话来问:“来不来啊,今天我可要做我的拿手菜呢。”我总是忙不迭地答应。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老公迷上了吃小龙虾,婆婆那里就少了不少。龙虾店的小龙虾炒得真是好吃,如果再配两瓶啤酒,简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原来,婆婆有什么拿手菜,只是看我们小辈平常最爱吃什么,她就去学做什么罢了。望着婆婆冒着汗水的笑脸,我心里想,以后还是要多回家吃饭,还要帮着婆婆洗碗扫地,陪她看看电视唠唠嗑。因为,婆婆和公公其实寂寞着呢。

慎说“亲爱的”

石爱娟

他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网上和异性聊天时,彼此之间口口声声称呼‘亲爱的’,这说明了什么?”

小伙子被岳母咄咄逼人的问题逼得不知所措,只是一个劲地向女友保证:“你如果不喜欢我对别人说这三个字,我以后就不说,你如果不喜欢我和别人聊天,以后我就不聊。只要是你不喜欢的,我统统都不再去做。”

这种答案显然令女友和岳母都不满意,双方僵持在节目现场,最后还是节目组请来了小伙子QQ上聊得最投机的一位女网友。

小伙子的女网友在节目最后关头赶到了现场,一上场,他们互相打了招呼,并没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而面对岳母有关“亲爱的”这个问题,女网友这样解释:“其实我和他之

间称呼彼此为‘亲爱的’,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暧昧关系,因为现在‘亲爱的’已经太普遍了。办公室里不论男女,我们称同事为‘亲爱的’,早晨打招呼会说‘亲爱的早上好’!朋友之间不论男女,见面也会说‘亲爱的好久不见’!所以我觉得‘亲爱的’这三个字对于80和90后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口头语了。”

这位女网友解释了很多,最后通过现场心理医生的疏导,女友和岳母终于相信了小伙子,一家人幸福地拥抱在了一起。

能看到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局,我真替小伙子感到庆幸。在这里且撇开岳母测试女婿的事件不说,单就这个“亲爱的”,让我感慨颇多。

虽然“亲爱的”一词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能让人倍感甜蜜和亲切,虽然我也是一位80后,但我总觉得还是慎说为好,“亲爱的”是对占据在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的称呼,是一种很神圣的代名词,千万不要因为滥用,而让它变了味道!

然,我刚将包放下,婆婆就捧着一大盘的龙虾出来了,一边放一边还很不客气地来了句:“我的拿手菜,保管比外面的还香还嫩还入味。”

我和老公直接用手抓起来就啃,果然,味道非常不错。我忍不住赞叹道:“妈,真好吃,没想到你的拿手菜这么多啊。”公公乐了,接过话茬说道:“你以为你妈真这么厉害啊,在家烧了一个礼拜了,总算上点档次了。”婆婆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夹了好几块肉到我碗里:“你们爱吃什么,什么就是我的拿手菜了啊。以后周末还是回家来吃,知道吗?外面的哪有我做的干净啊。”我默默地点头,心里却一热。

原来,婆婆有什么拿手菜,只是看我们小辈平常最爱吃什么,她就去学做什么罢了。望着婆婆冒着汗水的笑脸,我心里想,以后还是要多回家吃饭,还要帮着婆婆洗碗扫地,陪她看看电视唠唠嗑。因为,婆婆和公公其实寂寞着呢。

据怀孕的女人

据怀孕的女人在情绪上也会很有很大波动。她有时候的确表现得比往常霸道一些,不过因为我做足肯定爸爸的必修课,所以照单全收,完全包容她,这也是准备爸爸生活的一部分啊,很温暖,很真实。

在我看来,做女人其实是很辛苦的,信佛的我相信一种说法,女人要修行五百年才能够变为男子,女人天生就带着罪孽而生,要想修成男子,就得遭受很多痛苦。所以,我特别心疼小娟。她平时的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现在怀孕了,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她都在承受更大的压力。于是我总是尽力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尽可能逗她开心。

平平淡淡才是真

从相识到结婚,我和小娟已经走过了十个春夏秋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从来没有红过脸。

很多朋友都会很惊讶:“不可能,骗人的吧?”要知道,我以往哪一次婚姻不是吵得不可开交才罢休的?

但我和小娟就是那种无法言说的默契。有一次,我们约好了在上海见面。我知道小娟爱吃龙眼和荔枝,为了给她一个惊喜,在深圳机场的时候特地买了两箱,一箱龙眼,一箱荔枝。而到了上海,没想到小娟也给了我一个惊喜,我爱吃水蜜桃,小娟在北京特地买了一箱新鲜的水蜜桃带过来,让他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经常在外面拍戏,无法尽孝,有她在我很安心。

对于儿子,她自然更关心。她对儿子和我对儿子的方法不一样。她是用女人的方式,而我用男人的方式。扬扬有时会问我:“为什么你和妈妈对我不一样呢?”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和你妈妈用一种方式去爱你,你只会得到一种爱。我是在用男人的方式对你,一个商人,一个老头,一个神秘人。经常看着看着,小娟就忍不住哭起来。原来,她是我在戏中的表现打动了。不过,也不是我的每部戏她都喜欢。有时候,她也会对我的表演提出严厉的批评,她不喜欢我塑造的那些过于粗犷的武夫角色,她更欣赏我那些智慧型人物的表演。

不管小娟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我回家后坐在哪里,小娟一得空总是要抱抱我,或者摸摸我的头发,这对于她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不会刻意去做自然就会真情流露的习惯。对于我而言,也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如果哪天小娟没有拥抱我或者

把我击垮了。那个家真讽刺,有我的时候没有他,而没有他的时候,又没有我了。

“佳倩,周末我去看你们吧。”

“别,别来。”我笑着拒绝:“分开的时间越长,再见面时才越好看。”

“硕元”在上海的业务展开得如火如荼,销售人员的数量与日俱增,各大展销会上必有我们的身影,除此之外,特雷西还做访谈,捐善款,俨然一个有着慈悲心肠的杰出企业家,而这如此浩大的声势是用严重的人不敷出来换的。不过有得有失,有失也必有得,嘘头一旦做足,今后的路才好走。

新来的销售人员有男有女,来自天南海北,就是没有一个上海人,这让我近水楼台学学上海话的计划化为了泡影。

刘易阳每晚都会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工作,我说的生活。他说他妈妈尤其想我,想我那听之下甚为礼貌,但细细品味又觉得言不由衷。我说:“每次都是我把我逼到那个份儿上了,我才拐着弯儿地顶撞顶撞她。”刘易阳则说:“我现在一回去,她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哪天回来。”

“锦辉又长大了吧?”

“是啊,我现在抱着她上下楼,老远就能听见我沉重的脚步声,呵呵,真是抱不动了。”

“长新本事了吗?”

“爬得可利索了,还会叫人。”

“哦?会叫什么叫?”

我无语了,那全是我妈的杰作。常常地,我炒菜或者洗澡时,透过油声或水声,就听见我妈在屋里对着锦辉说:“爸爸,爸爸,乖,跟姥姥学,爸爸,波啊爸,波啊爸。”结果,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今的锦辉,已经把爸爸二字念得像广播员一样规范了。我问我妈:“您干吗不教她妈妈,姥姥?”我妈自有她的诡计:“锦辉她想爸爸。”您从哪儿看出来她想爸爸了?”“你看啊,她老叫爸爸,爸爸。”我没话说了,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

《自娱自乐》下档了,因为收视率一期比一期低,低得上头再舍不得砸钱了。刘易阳跟我商量:“我最近在投简历了,看看能不能换个公司。”

“为什么要换?”

“不为什么,做久了,做得没意思了。”

“有合适的了吗?”

我扭动着身体,终于和刘易阳面对面了。我用胳膊攀上他的脖子,踮着脚尖用脸贴住他的脸:“刘易阳,你以为我想走吗?你以为我不想跟你跟锦辉在这个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家里耳鬓厮磨吗?可是我做不到,至少眼下我还做不到,我一闭上眼,眼前就是你一丝不挂的后背,而孙小娟从我身下探出脸来。你可怜可怜我吧,放我走吧。”

刘易阳真的放开了我,我的脸上湿乎乎的,他的脸上也湿乎乎的,我不知道那是谁的眼泪。

“我该怎么,才能让我们回到过去?”刘易阳抹去我脸上的泪。

“让我想想吧,我这么聪明,一定会想通的。”我笑着伸手,也抹去了他脸上的泪。

“硕元”在上海的办事处选在了一个中等的商圈里,两百多平方米的地界儿,月租金与我的半年薪不分伯仲。

我在办事处的附近租了一套类似危房的房,一进门就是厨房灶台和厕所,然后左手一间房,右手一间房,一阳一阴,木地板嘎嘎作响,邻居墙上钉钉子,我们这儿就会跟着落灰。而就是这样一套房,月租金足足两千六百元。我妈露出一副得意扬扬未卜先知的嘴脸:“看看你这工资涨的哟。”

刘易阳给我打来电话:“都安顿好了?”

“嗯。”

“有什么不适应的吗?锦辉还好吗?”

“都好。”

“佳倩,你跟我都无话可说了吗?”

“嗯,也不是。说啥好呢?易阳你知道吗,我的房东不会说普通话,而我听不懂上海话,我们俩是用手和纸笔交流的。还有啊,上海的物价真不是吹的,晚上我和妈带着锦辉在外面吃的,说是三个人,其实也不过才两张嘴吃饭,要了一荤两素三道菜,花了一百二十块。妈说这还是自己开火啊,明天我就得去买米买菜,还有油盐酱醋。”我滔滔不绝。

“别太省了,该花就花。”

“你在哪儿呢?”

“家呢。”

“哪个家?”

“咱们的家。”

我一下就把嘴和鼻子捂住了,只为了不让刘易阳听见我的哽咽。冷言冷语没有用,滔滔不绝也没有用,刘易阳一句“咱们的家”轻而易举就



据怀孕的女人在情绪上也会很有很大波动。她有时候的确表现得比往常霸道一些,不过因为我做足肯定爸爸的必修课,所以照单全收,完全包容她,这也是准备爸爸生活的一部分啊,很温暖,很真实。

在我看来,做女人其实是很辛苦的,信佛的我相信一种说法,女人要修行五百年才能够变为男子,女人天生就带着罪孽而生,要想修成男子,就得遭受很多痛苦。所以,我特别心疼小娟。她平时的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现在怀孕了,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她都在承受更大的压力。于是我总是尽力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尽可能逗她开心。

平平淡淡才是真

从相识到结婚,我和小娟已经走过了十个春夏秋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从来没有红过脸。

很多朋友都会很惊讶:“不可能,骗人的吧?”要知道,我以往哪一次婚姻不是吵得不可开交才罢休的?

但我和小娟就是那种无法言说的默契。有一次,我们约好了在上海见面。我知道小娟爱吃龙眼和荔枝,为了给她一个惊喜,在深圳机场的时候特地买了两箱,一箱龙眼,一箱荔枝。而到了上海,没想到小娟也给了我一个惊喜,我爱吃水蜜桃,小娟在北京特地买了一箱新鲜的水蜜桃带过来,让他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经常在外面拍戏,无法尽孝,有她在我很安心。

对于儿子,她自然更关心。她对儿子和我对儿子的方法不一样。她是用女人的方式,而我用男人的方式。扬扬有时会问我:“为什么你和妈妈对我不一样呢?”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和你妈妈用一种方式去爱你,你只会得到一种爱。我是在用男人的方式对你,一个商人,一个老头,一个神秘人。经常看着看着,小娟就忍不住哭起来。原来,她是我在戏中的表现打动了。不过,也不是我的每部戏她都喜欢。有时候,她也会对我的表演提出严厉的批评,她不喜欢我塑造的那些过于粗犷的武夫角色,她更欣赏我那些智慧型人物的表演。

不管小娟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我回家后坐在哪里,小娟一得空总是要抱抱我,或者摸摸我的头发,这对于她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不会刻意去做自然就会真情流露的习惯。对于我而言,也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如果哪天小娟没有拥抱我或者

把我击垮了。那个家真讽刺,有我的时候没有他,而没有他的时候,又没有我了。

“佳倩,周末我去看你们吧。”

“别,别来。”我笑着拒绝:“分开的时间越长,再见面时才越好看。”

“硕元”在上海的业务展开得如火如荼,销售人员的数量与日俱增,各大展销会上必有我们的身影,除此之外,特雷西还做访谈,捐善款,俨然一个有着慈悲心肠的杰出企业家,而这如此浩大的声势是用严重的人不敷出来换的。不过有得有失,有失也必有得,嘘头一旦做足,今后的路才好走。

新来的销售人员有男有女,来自天南海北,就是没有一个上海人,这让我近水楼台学学上海话的计划化为了泡影。

刘易阳每晚都会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工作,我说的生活。他说他妈妈尤其想我,想我那听之下甚为礼貌,但细细品味又觉得言不由衷。我说:“每次都是我把我逼到那个份儿上了,我才拐着弯儿地顶撞顶撞她。”刘易阳则说:“我现在一回去,她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哪天回来。”

“锦辉又长大了吧?”

“是啊,我现在抱着她上下楼,老远就能听见我沉重的脚步声,呵呵,真是抱不动了。”

“长新本事了吗?”

“爬得可利索了,还会叫人。”

“哦?会叫什么叫?”

我无语了,那全是我妈的杰作。常常地,我炒菜或者洗澡时,透过油声或水声,就听见我妈在屋里对着锦辉说:“爸爸,爸爸,乖,跟姥姥学,爸爸,波啊爸,波啊爸。”结果,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今的锦辉,已经把爸爸二字念得像广播员一样规范了。我问我妈:“您干吗不教她妈妈,姥姥?”我妈自有她的诡计:“锦辉她想爸爸。”您从哪儿看出来她想爸爸了?”“你看啊,她老叫爸爸,爸爸。”我没话说了,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

《自娱自乐》下档了,因为收视率一期比一期低,低得上头再舍不得砸钱了。刘易阳跟我商量:“我最近在投简历了,看看能不能换个公司。”

“为什么要换?”

“不为什么,做久了,做得没意思了。”

“有合适的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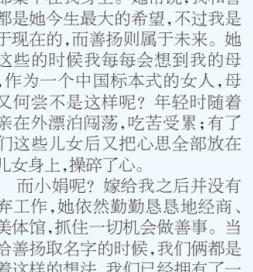
据怀孕的女人在情绪上也会很有很大波动。她有时候的确表现得比往常霸道一些,不过因为我做足肯定爸爸的必修课,所以照单全收,完全包容她,这也是准备爸爸生活的一部分啊,很温暖,很真实。

在我看来,做女人其实是很辛苦的,信佛的我相信一种说法,女人要修行五百年才能够变为男子,女人天生就带着罪孽而生,要想修成男子,就得遭受很多痛苦。所以,我特别心疼小娟。她平时的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现在怀孕了,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她都在承受更大的压力。于是我总是尽力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尽可能逗她开心。

连载

路是无界限

吕良伟自传



本上都是小娟买的,每到过节的时候会在零用钱之外另给老人家红包,让他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经常在外面拍戏,无法尽孝,有她在我很安心。

对于儿子,她自然更关心。她对儿子和我对儿子的方法不一样。她是用女人的方式,而我用男人的方式。扬扬有时会问我:“为什么你和妈妈对我不一样呢?”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和你妈妈用一种方式去爱你,你只会得到一种爱。我是在用男人的方式对你,一个商人,一个老头,一个神秘人。经常看着看着,小娟就忍不住哭起来。原来,她是我在戏中的表现打动了。不过,也不是我的每部戏她都喜欢。有时候,她也会对我的表演提出严厉的批评,她不喜欢我塑造的那些过于粗犷的武夫角色,她更欣赏我那些智慧型人物的表演。

不管小娟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我回家后坐在哪里,小娟一得空总是要抱抱我,或者摸摸我的头发,这对于她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不会刻意去做自然就会真情流露的习惯。对于我而言,也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如果哪天小娟没有拥抱我或者

把我击垮了。那个家真讽刺,有我的时候没有他,而没有他的时候,又没有我了。

“佳倩,周末我去看你们吧。”

“别,别来。”我笑着拒绝:“分开的时间越长,再见面时才越好看。”

“硕元”在上海的业务展开得如火如荼,销售人员的数量与日俱增,各大展销会上必有我们的身影,除此之外,特雷西还做访谈,捐善款,俨然一个有着慈悲心肠的杰出企业家,而这如此浩大的声势是用严重的人不敷出来换的。不过有得有失,有失也必有得,嘘头一旦做足,今后的路才好走。

新来的销售人员有男有女,来自天南海北,就是没有一个上海人,这让我近水楼台学学上海话的计划化为了泡影。

刘易阳每晚都会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工作,我说的生活。他说他妈妈尤其想我,想我那听之下甚为礼貌,但细细品味又觉得言不由衷。我说:“每次都是我把我逼到那个份儿上了,我才拐着弯儿地顶撞顶撞她。”刘易阳则说:“我现在一回去,她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哪天回来。”

“锦辉又长大了吧?”

“是啊,我现在抱着她上下楼,老远就能听见我沉重的脚步声,呵呵,真是抱不动了。”

“长新本事了吗?”

“爬得可利索了,还会叫人。”

“哦?会叫什么叫?”

我无语了,那全是我妈的杰作。常常地,我炒菜或者洗澡时,透过油声或水声,就听见我妈在屋里对着锦辉说:“爸爸,爸爸,乖,跟姥姥学,爸爸,波啊爸,波啊爸。”结果,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今的锦辉,已经把爸爸二字念得像广播员一样规范了。我问我妈:“您干吗不教她妈妈,姥姥?”我妈自有她的诡计:“锦辉她想爸爸。”您从哪儿看出来她想爸爸了?”“你看啊,她老叫爸爸,爸爸。”我没话说了,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

《自娱自乐》下档了,因为收视率一期比一期低,低得上头再舍不得砸钱了。刘易阳跟我商量:“我最近在投简历了,看看能不能换个公司。”

“为什么要换?”

“不为什么,做久了,做得没意思了。”

“有合适的了吗?”

据怀孕的女人在情绪上也会很有很大波动。她有时候的确表现得比往常霸道一些,不过因为我做足肯定爸爸的必修课,所以照单全收,完全包容她,这也是准备爸爸生活的一部分啊,很温暖,很真实。